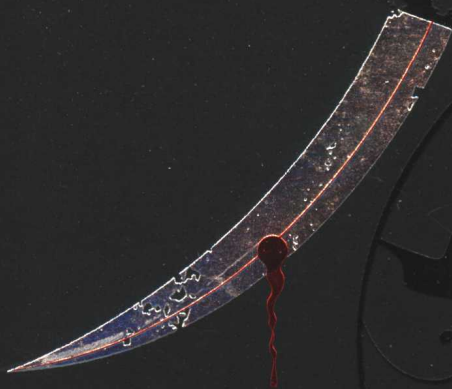


郑钧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 AND ART



菜
白
血
暖



郑钧

菜刀温暖

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菜刀温暖/郑钧著. 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5.11

ISBN 7-5399-2275-3

I.菜… II.郑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426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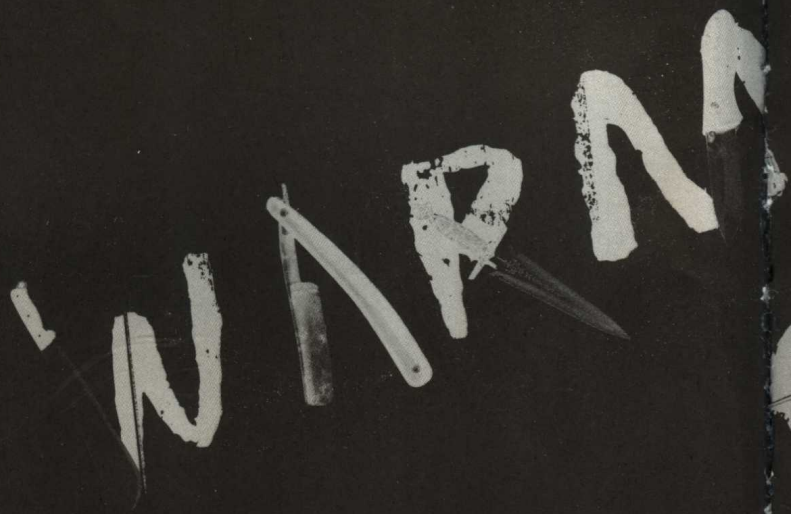
- 书 名 菜刀温暖
著 者 郑 钧
插 图 施啸峰
策 划 张宇清 郑 鹏
责任编辑 伍恒山 张宇清
特约编辑 杨全强
装帧设计 瀚清堂
责任校对 江 河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787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1
插 页 34
字 数 8 万
印 数 1-50200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275-3/I.2148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生活有如一把菜刀，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冬瓜，引颈待命。按说菜刀应该性属冰冷残酷，但当它从我的脖子切下时，我竟感到了一丝温暖。可能是由于刀上有我的热血飞溅吧。

这可以算是《菜刀温暖》的由来。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，有些物种和它们的生活方式注定难逃灭绝。即使有漏网之鱼，也只能充当活化石，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美轮美奂。为了让这些青春的秘籍不致失传，也为了防止我的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，我决定把它们制成标本，放在书架上，供前无



来者后无古人研究玩赏。
这可以算是《菜刀温暖》的目的。
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于非典，被激情
完成。我希望能用文字激扬摇滚的
精神，喷涌速度力量的快感，所以
不屑描写家具场景，不屑交代琐
碎问题。当然，这可能只是《菜
刀温暖》的良好愿望。

我不能保证我都做到了。

这个故事是杜撰的，但大多数的
细节都源于生活。主人翁温暖的人
生简历甚至星座血型皆原型于我。
但无论如何，温暖不是我。这只
是一本小说。

你可以对号入座，也可以随便乱
坐。若有雷同，纯属虚构。



郑钧

菜刀温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谁呐……”

“你搞得正像是要强奸她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走吧，咱们出去咬饭去吧。我必须学会从生活的重创中坚强起来……哎呀，你看，今天多好的天气呀，又是一个 sunny day！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嘛！”

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秦大是个乐观务实的人。

俩人以粗暴的方式摆脱了大象后，就坐着秦大的破车出去觅食了。对于大象，笔者必须补充一句良心话，大象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前一天晚上在酒吧里，为了追逐温暖不惜抛弃了她的美国男朋友，以至于那个美国佬完全想不通，气得在酒吧里哇哇大叫：

“我是美国人！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！”

“是啊，”秦大感慨着，“大象容易吗大象，可是你说，现在什么动物容易呀？”

一起在香格里拉共进午餐的人是位有钱的朋友，贵姓钱，秦大大学时的密友，据说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一位老炮（意即江湖大哥或老混混）。如今壮志已酬，终日拔剑四顾心茫然。

席间的话题当然不外乎大象猴子奇遇记，秦大讲得绘声绘色，手舞足蹈。大家听得互相笑骂，禽兽不如。

酒足饭饱，秦大的唾沫星子愈发四溅。音调突然提高五度。

“同学们，明天是情人节，咱们再也不能过这种暗无天日的 nothing 之夜了。班集体的生活太干了，作为班长，我要检

讨自己的工作,我没有为同学们谋得幸福。果的问题一直是我们的老大难问题,希望大家有钱的出钱,没钱的出人……哎呀,哥们差点忘了,昨下午我在 Logos 碰见三个大坚果,长得特尖。哥们直接走上前去,跟她们说:‘你们好,我是著名制作人秦大。’还跟她们要了电话号码。其中一个长发美女说就喜欢 Red Temple 红庙乐队的主唱温暖,怎么样,哥们这三里屯屯长没白当吧,想不想约出来会会?”

“好啊,牛比呀!”

温暖和老钱同时表现出一种浅薄的热情。

谁也想不到,这种草率的决定在日后几乎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。

这是温暖和静的第一次会面。

一见钟情。静对这种说法予以肯定。虽然只承认她对他是这样,说他一开始的注意力集中在波波身上,但天真的伊哪里识得破温暖惯用的欲擒故纵之计。

我们不必赘述静的美丽,因为温暖对美丽早已麻木。我们也毋庸置疑静的身材,虽然温暖和秦大、老钱、老废同属北器联(北京器官崇拜联合会)。给温暖印象最深的是静那一头极长极直得有点不真实的黑发,和黑发中豁然开朗的一双大眼,纯洁无邪,对,当时温暖脑中闪现的词就是 innocent,无辜。

大家相见恨晚，相谈甚欢。秦大 vs 波波，老钱 vs 妞妞……激动之余，仿佛都回到了高中时代。为了证明自己还有青春冲动，众人纷纷响应秦大的倡议，驱车前往北海。

园子里寒风凛冽，人烟相当稀少。六个人迅速化作三支小分队，在冰水里泛了一会子貌似飞碟的舟。在操作飞碟的过程中，由于舱内空间过于狭小，双方队员进一步加深了感情。

草草用过晚膳，小集体奔赴王吧，那是一个挂着私宅牌子的小会所，不对外营业，门铃藏在隐秘处。

暗号对上了，有一位妇女主任大姐会冲出来开门迎客。

迈上台阶，进入一个奇怪的所在。各种表情朋克，面目生动的文革大腕的小瓷像，矗立在无数当红娱乐大腕的签名前。一楼几乎没有人烟，二楼是两张大烟榻，壁柜里藏有绣花被。榻上几个相熟的港台大腕正在神色认真地玩杀手游戏……每个人抽一张牌，A 代表杀手，King 代表警察，杀手在大家埋头假寐的时候偷偷用手指一个人示意给法官，法官随之说天亮了，并宣布那人的死亡……然后大家开始察言观色，连蒙带诈热烈讨论，以期尽快缉拿凶犯……这个游戏非常有利于提高说谎的技能。

温暖他们几个也跟着玩了一会。一伙人互相猜疑加攻击。除了一位中戏毕业的男演员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有点话剧痕迹以外，大家的演技都堪媲专业。正当众人杀得兴起之际，有位老外操着不成熟的京片子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。

“这个游戏太复杂了……还是玩 French Kiss 吧,有意思的,就是用嘴……吸着纸牌互相给,一个给另一个,谁掉下来谁去喝酒。”

秦大马上操着更不成熟的法语表示支持,而且借口纸牌不干净建议改用冰块。冰块在大家的热嘴里传来传去迅速变小。

“我喜欢这游戏。”秦大从波波的嘴里接过小如绿豆的冰,支吾道。

但是他马上就后悔了,因为下一个传送对象是老钱。

吻完之后,两人不禁浑身颤栗,擦嘴作呕。

冰传到温暖和静的嘴里已经很小了,他们趁机在对方的口腔内搜寻良久,遭到大家的嫉妒和惩罚。

“明天是情人节,你们三个不用陪男朋友吗?”被罚酒以后温暖和静交头接耳。

“波波刚开除了原来的男朋友,妞的情人在家陪老婆。我,没有情人。”

“那不是暴殄天物吗?”

温暖的戏果经验就是脸皮一定要厚。

“哎呀,我有个好主意,要不你来当临时工客串一天?”

静的大眼直视着温暖,笑咪咪的很坦诚。

“你真聪明,不过我不知道临时工都该干些什么。”

“很简单,请我吃大餐,给我买玫瑰花、巧克力,陪我去蹦迪,然后把我送到家门口。”

“能进去吗？”

“只有正式工才能进去。”

“好吧，我要用实际行动争取尽快转正。”

静的家在前门大栅栏。一个古老狭长的小胡同，那胡同的名字叫得很奇怪，大意是指古代的某种小百货。

“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请大家一起来做深呼吸！”他们经过惟一一间较比庄严的中式建筑时，静高叫一声，温暖长吸一口气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尿臊味。

静在各种违章建筑间轻快地穿行，就像地狱里飞过的天使一样，浑身散发着洁白的光芒。在这种醒盹的地方，你更能感受到她的不食人间烟火。她像来自另外一个太空，跟这儿完全没关系，有着与生俱来的优雅高贵。

终于到达一家贫民窟般的大杂院。绕过各种机关陷阱，走到尽头最破烂的那间小房就是静的家，准确地说那只能算一间窝棚。

窝棚里堆满了各种书籍磁带，温暖随手翻了翻，书大多是文学类的，包括各种不靠谱的爱情故事和诗歌，还有些是教你如何踏上成功之路的，他们的作者通常都还远未成功。书海旁边有个破床垫，垫上东一个西一个扔着毛绒玩具和衣物，这就是静的全部家当。

静没有什么钱，那时她刚从小县城来到北京，在小公司

当小职员，由于太好商量了，所以工资少得可怜。

不过，静想要有钱也很简单，因为总是有人企图高价收购她的美丽。温暖觉得，宁愿让美丽烂在锅里也不卖一定很难。

曾经有一位靠从香河往北京贩菜起家的大哥要包静。带她又看房子又看车，并放出话来，你看上哪个我马上付钱，只要你答应跟我。犹豫了一整天以后，静告诉对方，我真想要这房子和车，但我一想到为此每天要面对你就受不了。

这就是静。传说中如花似玉又不嫌贫爱富的文学女青年。以前温暖只是听说过，没见过。

不过这还远不是她的全部。

静是个处女，不管她的灵魂还是肉体，都是。

这让温暖有点忐忑不安。

“一切是不是显得过于顺利？”

情人节过后的某一天，温暖搂着满脸幸福的静，靠在自家温暖的大床头发愣时，不禁自问。

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，甚至温暖觉得静根本就没打算抵抗。相反，她是抱着拚将一身体，尽君一日欢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来。

这很不妥。

温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但生米已经做成生饭。

“难道你以前就没有交过男朋友吗？”给她补完生理课以后，温暖试图让自己多掌握一些情况。

“大学时候有几个男生追过我，但他们都被我的大义凛然吓回去了。”静颇为自得。

“那时候我特傻，总是拒男生于千里之外。有一次一个挺不错的男孩约我出去散步，大家聊得很开心，他趁机想拉我的手，但遭到怒斥。我怒目圆睁，厉声喝道，你想干什么?!把那孩子吓傻了，从此再也没人敢来骚扰我了。”

温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硕大的雷字，周围环绕着各种问号和惊叹号。

温暖他们把那种会带来巨大麻烦的高危女子称为雷。地雷的雷，怀抱着她的时候，你会倍感幸福，但谁也说不准她什么时候就会爆炸，直炸得你粉身碎骨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交的女朋友？”静有点羞涩地把脑袋挪到温暖的胸前，“我是说你的第一次。”

“我的第一次相当不幸。大学一年级认识一位女诗人，被她给办了。我们去动物园看狮子，那天狮子不出洞，外头也没什么游客，她把我带到树林里，就将我……”温暖语调甚是幽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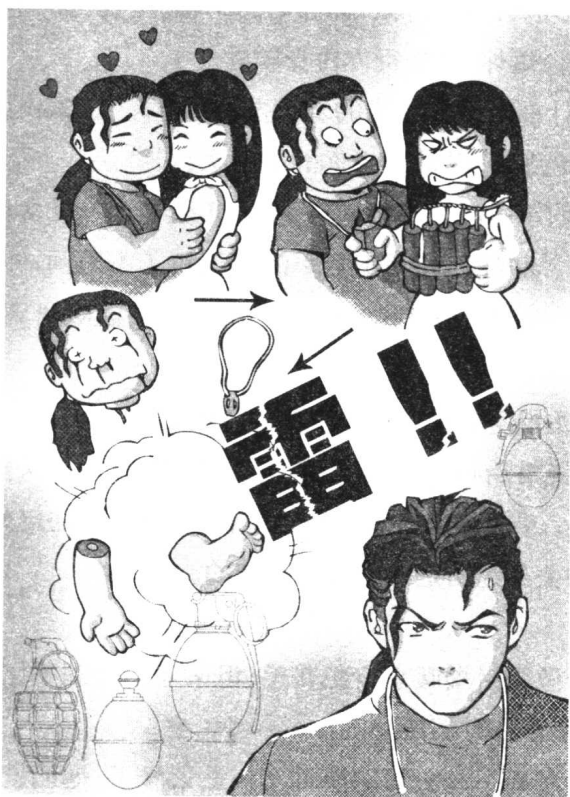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感觉？快乐吗？”静咯咯咯笑个不停。

“你说事后吗？快乐倒说不上，释然吧。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砸在脚上。小时候总是担心自己不行，结果发现还挺好。”一个男孩的失身经历是不会有人同情的。

和静做爱时温暖总有犯罪感，但又老是抑制不住地想去作案，完全不分时间场合。

因为和她一起犯罪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，他们就像浑然

地雷的雷，抱着她的时候，你会倍感幸福，但谁也说不准她什么时候就会爆炸，直炸得你粉身碎骨。



天成的一对螺丝和螺丝帽，不知疲倦地拧在一起，而且越拧越紧，分都分不开。

一个人如果连续几个小时都在挥汗如雨的话，会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，尤其犯罪现场是在自己的家里。

快乐让温暖把一切都忘了，忘了他还有一位分居的女朋友——菜刀。要强调一下是分居，不是分手。因为当事人对是否要分手还举棋不定，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临界状态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互不干涉但又有对方门钥匙的那种关系。

菜刀悄无声息地劈将过来，因为温暖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。那一刻他和静像一对铜人儿一样凝固，紧接着温暖跳起来，身手敏捷地将卧室门反锁上。

梆！梆！梆！菜刀在砸门。

这一定是温暖经历过的最狼狈的时刻。

菜刀嘴都气歪了，静在默默流泪。温暖反而镇定了下来，隔着门让菜刀先在阳台回避一下。

转头对静说：“你先去秦大那儿呆一会儿，我处理完这儿的事就过去找你。”

静掩面哭泣，小跑而去。

菜刀横眉冷对，想要个说法，但温暖没有废话，只是告诉她：“事情很简单……我觉得我爱上了这个人，她叫静。”

菜刀此刻反而表现得异常镇定。

“好吧，既然你这样说，我就明白了，也死心了。我成全你，反正你也已经不再爱我了。这样拖下去对大家都不好。我

希望这个人能让你快乐。真的，很久没看到你开心的样子了。我一直最怕的就是，因为我，把你变得越来越郁闷。”

菜刀的这种传统中国妇女宽容的美德，在温暖面前从来所向披靡。

她熟知温暖的死穴。他们亲如兄妹（乱伦的那种），俩人就像同一个散兵坑里捱过枪林弹雨的战友。从大学一年级起她就是温暖的好朋友，后来又成为他的女朋友。那是左右手的关系，缺一不可，但握在一起很可能只是在祈祷。

温暖是一个糟糕的情人，这他知道；但他绝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，这菜刀知道。

温暖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认为菜刀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担心她离开后会活得很悲惨，所以老是想把菜刀的生活安排得很美满，然后离开。

其实，那也未必。

“谢谢你，”温暖突然觉得很伤感，“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还爱不爱你，但我知道我曾经深爱过你。其实对我而言跟你一起生活比跟你分手更容易。”

“但是容易并不代表快乐。我们本来就不是一种人，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，渴望平静的生活，而你从来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。你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，疯子。算了，不说了，霸着你这么多年也知足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能不能最后陪我